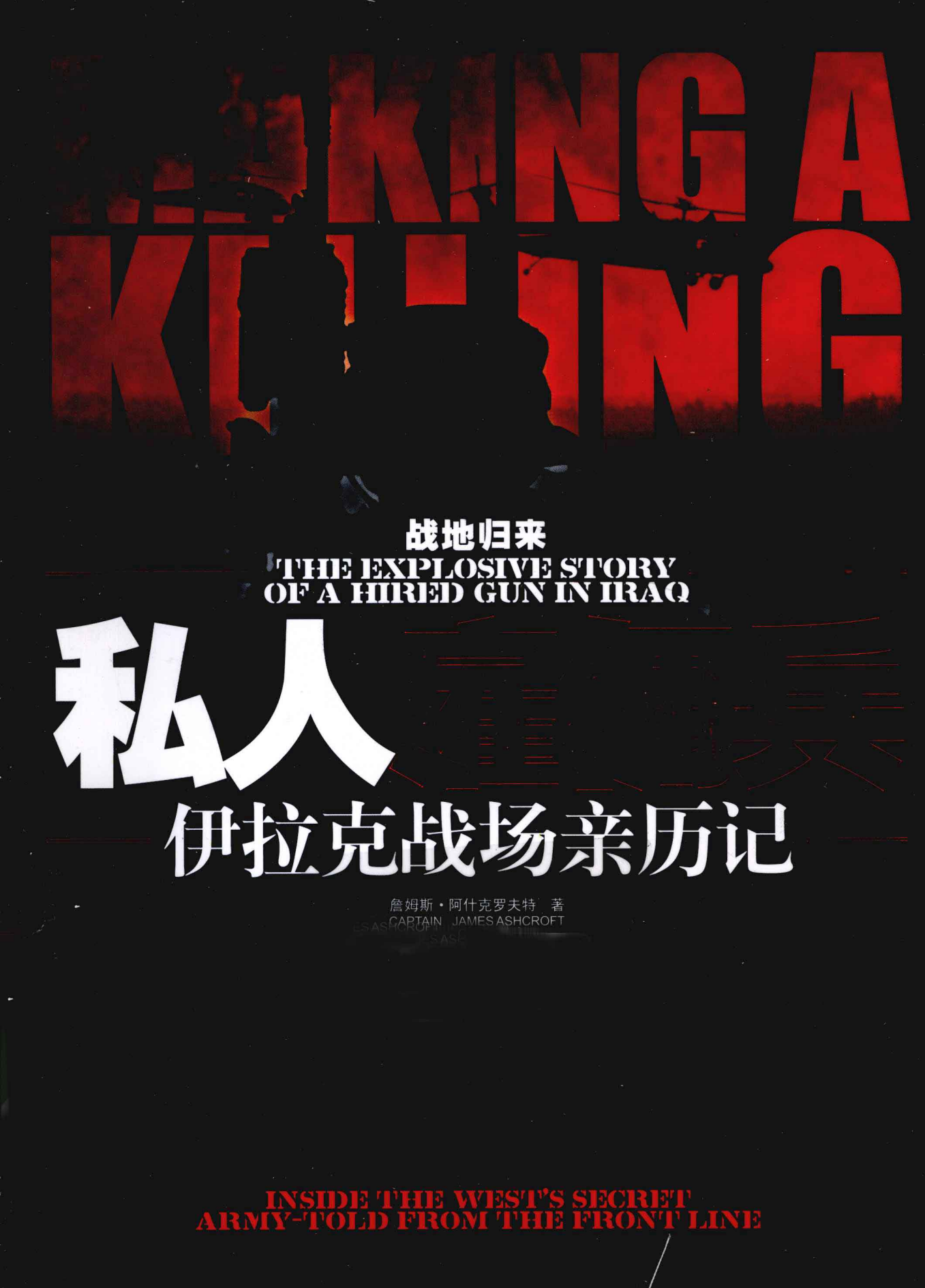




战地归来

THE EXPLOSIVE STORY
OF A HIRED GUN IN IRAQ

私人

伊拉克战场亲历记

詹姆斯·阿什克罗夫特 著

CAPTAIN JAMES ASHCROFT

ES ASHCROFT

SAS

INSIDE THE WEST'S SECRET
ARMY—TOLD FROM THE FRONT LINE

MAKING A KILLING

战地归来

THE EXPLOSIVE STORY
OF A HIRED GUN IN IRAQ

私人雇佣兵

——伊拉克战场亲历记——

李天云 译

INSIDE 'THE WEST'S SECRET'
ARMY—TOLD FROM 'THE FRONT LINE'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战地归来·私人雇佣兵伊拉克战场亲历记

MAKING A KILLING THE EXPLOSIVE STORY OF A HIRED GUN IN IRAQ

Editor's note copyright © James Ashcroft 2006

All entries copyright © their named author except where specified

First published by Virgin Books, an imprint of Ebury Publishing.
A Random House Group Compan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英国伦敦维京图书有限公司授权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0)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归来:私人雇佣兵伊拉克战场亲历记/(英)阿什克罗夫特著;
李天云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468-0172-8

I. ①战… II. ①阿… ②李… III. 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8718号

战地归来·私人雇佣兵伊拉克战场亲历记

詹姆斯·阿什克罗夫特 (James Ashcroft) 著

李天云 译

策划人:苏晓辉 责任编辑:尚再宗 责任美编:程佳

敦煌文艺出版社 出版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政编码 730030

投稿电话:0931-8773235

发行部电话:0931-8773235

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978-7-5468-0172-8

定价:39.80元

最单调最沉闷的是停留，是终止，是蒙尘生锈而不在使用中发光！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尤利西斯》

世间的公平及不平都没有原因，无法解释。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人性的枷锁》

永远不要、不要、不要以为有哪场战争能够顺顺利利、如人所愿地进行和结束；也永远不要相信有哪个人可以预测到战争中会出现什么。陷入战争狂热的政客们必须知道，一旦吹响号角，他们就已经沦为战争的奴隶！

温斯顿·丘吉尔

谨以本书纪念：

Philip

Jason

Mohanned

Hayder

Riyadh

Khaled

ONE

当我们一行三人进入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时，发现这里空空如也，并没有想象中的喧嚣与繁忙，我们呈扇形散开行进，出于职业的警惕，我不时拨动AK47突击步枪的保险栓，以备不测。

谢默斯扯开大嗓门忿忿地骂道：“狗崽子们！”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接着，他拿出手机开始拨号，即便在拨号时，依然可以看出他对四周保持着极高的警惕。

赖斯快速移动到谢默斯的右侧，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扑克脸。

此时，我正站在大堂左侧，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飞机跑道。透过大厅里的透明玻璃窗，我发现了伊拉克机队拆除的一些飞机零部件堆积在跑道上，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的飞机。

我们队的其他成员正在机场外执行车辆安保工作，他们是三位来自南非的勇士。他们正在调频，试图收听自由之声——美国军队专用频道，这可是在伊拉克能听到的唯一的英语广播电台。现在，距离2003年圣诞节还有十个星期，全世界的人们都希望能有一个像低音抒情圣诞歌王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经典圣诞歌曲中所描述的传统而又温情的白色圣诞节……

这几个月以来，巴格达国际机场（BIAP）迎来了成百上千的安全护卫队员，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却有着同一个目的地——伊拉克。迎接他们的没有鲜花和欢呼，而是全副武装的前廓尔喀战士戒备冷漠的眼神。

现在，在这个过于安静的地方，我们的脚步声听起来非常引人注目。这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们三个。

早些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我们按照联合政府检查站里美国士兵的要求，放下武器。但当我们进入空荡荡的航站大楼时，又全副武装了起来。

机场的到达大厅装修得十分豪华，大理石地板打磨得锃亮，一尘不染。走在这里感觉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般，有一种虚幻的不真实感。此刻，这座大厅就像一个废弃的城堡，里面的一切曾经让人敬畏，而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在2003年5月1日，伊拉克战争结束的时候，伊拉克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倒所有萨达姆的雕像，并抹去所有机场建筑物上镌刻的“萨达姆·侯赛因”签名。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依稀还能看到残留的痕迹，这叫人不但不感叹，独裁者虽然已经被赶跑，但是他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他那些无法言喻的暴行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现在是10月，屈指一算，距离战争结束已经有六个月了，然而不幸的是，各地的骚乱越来越严重，敌人的攻击也越来越猛烈。

基于这样不安全的局势，我们此次到机场来的任务就是护送美联社记者萝莉·怀特，使其安全到达绿区（Green Zone）。绿区是伊拉克临时政府——由美国领导和资助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CPA）设置的安全区域，这块区域包含数十座萨达姆的大理石宫殿，位于巴格达市中心，占地约10平方公里。这些宫殿的装修陈设极尽奢华，里面的各种设施完备周到，几乎就像是把AAFES^[1]，也叫PX，搬过来了。现在这些昂贵的奢侈品正为那些来自田纳西或伊利诺伊的美国大兵所享用，他们用着传说中镀着金边的马桶，清空自己的排泄物。

由于伊拉克临时政府（CPA）办公地点坐落于绿区，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这两个几乎就是同义词，后来为了以示区别，绿区被更名为“伊拉克国际区”。今天护送美联社记者的任务既是我个人在伊拉克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我所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因此大家都格外的小心。但不巧的是，与以往的国家军队士兵的身份不一样，我们在这次的任务中，能依靠的除了我们自己，没有长官，也没有其他战友。

我们六人都受雇于一家名叫“斯巴达”（Spartan）的英国私人安保公司，该公司成立不久，是由一群退伍军官所创建。他们敏锐地嗅到商机，意识到在伊拉克这个经历战争，满目



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妇女头顶烈日在45摄氏度的高温下，带着液化气罐踏上漫漫回家路。

疮痍，且暴乱不断的城市是多么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卫，其实，与他们一样思维敏锐，头脑灵活的大有人在，在伊拉克，私人安全承包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安保队员每天的薪水至少五百美金。从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号称美利坚守护神的林肯号航空母舰（USS Abraham Lincoln）的甲板上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时算起，由白宫提议经美国国会拨出的八百七十亿美元专用于伊拉克战后重建，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将用于伊拉克的战后安保工作，这下伊拉克简直就成了一个金矿，闪着诱人的金色光泽，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想分到一杯羹。

正所谓“钱多好办事”！拿着美国政府划拨的战后重建经费，各种各样的新汽车、新空调、新政党、新报纸、新电脑，还有无处不在的网络色情都一股脑儿砸向伊拉克，当然，除此以外，还有钱！一摞摞崭新的美元如同狂风暴雨般倾泄在伊拉克的土地上。这些美元用热收缩膜包装，放在一个一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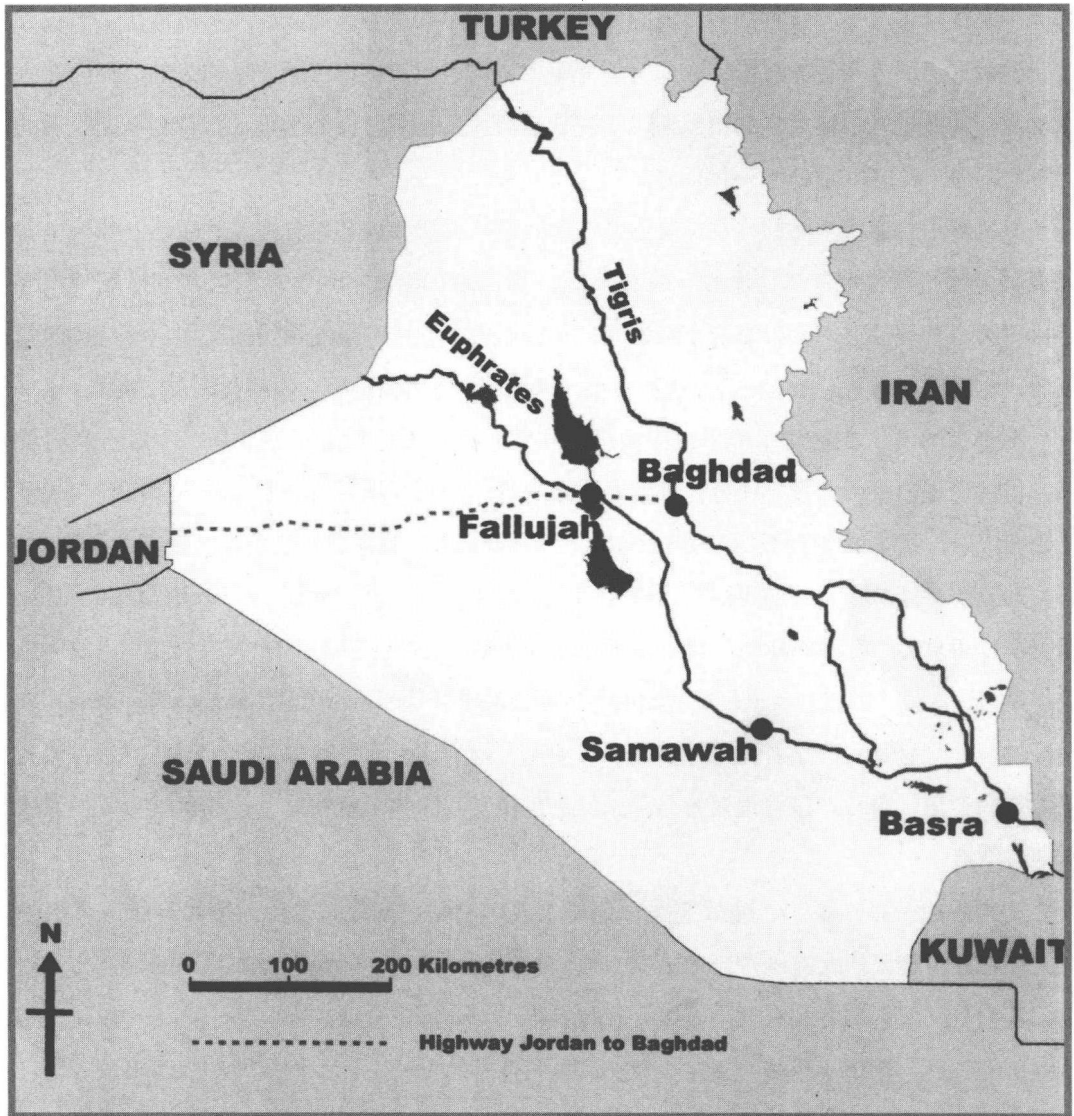
[1] **AAFES**: Army And Air Force Exchange Service, 陆军和空军联合服务公司，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企业，一直负责专门为美国军方采购，以严格的招标程序闻名于世。在采购产品时，需要对产品质量和商家信誉两项进行调查，并针对产品供应商在美国本土的物流体系以及售后服务质量进行调查。只有经过AAFES近乎苛刻的评定标准，才能进入真正的招标程序。PX超市隶属于AAFES公司，为美军提供后勤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军基地，都能找到它，它只对美国人开放，“We go where you go!”是其口号。

[2]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英国培养初级军官的一所重点院校，也是世界上训练陆军军官的老牌和名牌院校之一。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与美国西点军校、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塑料箱子里，每箱装着五十万现钞。小到在超市买一块火星棒糖（牛奶巧克力），大到在黑市买一挺机枪，我们都用现金支付。在伊拉克，金钱能买到任何物品，由于金钱的巨大魔力，每个人都渴望获得更多。看着那一叠叠崭新的钞票，闪着诱人的光泽，人人都会心生贪欲，都想把它们占为己有，带回家乡。有了这数不尽的钞票，家里很多令人头疼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拿我自己来说吧，用这笔钱可以帮我付清许多堆积已久的账单，另外，我和女朋友克里斯塔已经有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一套新公寓，里面会专门为我可爱的小女儿设计一间漂亮的充满童趣的卧室，让她在那里无忧无虑，健康快乐地生活和成长。

我曾经在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Sandhurst）^[2] 受训一年。这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军事学院，所培育的精英使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为反法西斯的大本营和解放欧洲的反攻基地。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杰出人物有英国首相丘吉尔、著名军事家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罗伯茨、亚历山大和费斯廷等。英国两个年轻王子威廉和哈里也先后在这所学校接受教育。

在这所军事学院里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后，1993年我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初级军官。学校所提供的训练包括最基础的射击、队列以及体能训练等。接着，我加入了惠灵顿公爵团（The Duke of Wellington's Regiment）的第一营，并任职排长。在六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参与了波斯尼亚战争和在敏感的西贝尔法斯



▲ 伊拉克地图

特地区服役，曾与美国特种部队、美国空降兵以及海军共过事。后来，我突然萌生了退役并重新做回自己的老本行的想法，在成为职业军人之前，我在英格兰历史最悠久的温彻斯特大学学习，随后进入牛津大学的布雷斯诺学院攻读法律。基于这样的基础，我计划在退役后的两年内成为一名市律师(City Solicitor)。

但是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向往却是五分钟的热度，很快我就开始觉得这种生活乏味至极。每天早上睡眠惺忪地起床、洗漱，吃过早饭，便开始在伦敦污浊不堪的公共交通系统中穿行；每天辛勤地往返于办公室与家两地间；每天做着令人作呕毫无建树的工作；每天按时到家后，吃饭洗漱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生活哪怕是想一想都要让人发疯！

不夸张的说，在这几年的平民生活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重返战场。不过在当时看来，仿佛也是白日梦一场。还好，我的身边还有我的爱人克里斯塔和女儿——娜塔莉，为了让她们快乐，我深深地把自己内心的厌倦和梦想埋葬起来，我喜欢并享受着做父亲的感觉。

2003年3月19日，一个星期三，正值女儿的三周岁生日，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由美军120000人、英军45000人、澳大利亚军队2000多人及波兰军队200余人组成盟军进攻伊拉克，参与这次战斗的就有我退役前所属的惠灵顿公爵团（The Duke of Wellington's Regiment），英军的行动代号是“终结者行动”（Telic行动）。我为这个消息磨拳擦掌，激动不已，认为是上帝的神诏，暗自思量着重返第一营。但是很快，我的美梦就破碎了，战争仅持续了三周多便告结束。

没错，战争是结束了，速战速决，但是，战后的骚乱却频频发生，不断升级。大批的私人安保人员拥入伊拉克维护当地治安，他们的目的是求财，同时也是来花钱的！就在三周前，我们打开了两箱各装有五十万美元的塑料箱子，一掷千金地买来装备、枪支、弹药、车辆等所需物品，还用于贿赂与支付小费。这种花钱的感觉真爽！我们挥金如土，出手阔绰，花钱的派头丝毫不逊于那些百万富翁。

现在，该是我们算算自己小账本的时候了。美国国防部把护送记者这一任务承包给了

MAKING A KILLING | THE EXPLOSIVE STORY OF A HIRED GUN IN IRAQ



▲ 钱！放在桌子上成堆的美元。这些美元或用于购买武器，或用于采购补给。单单是看一看这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就能让我们心花怒放。

一样，照亮了我的前途！我突然觉得脖子上的爱马仕领带是那么的不可忍受，紧紧的捆住我的脖子，使我都要窒息了。

“那里危险吗？”我问道。

“那是当然！就在前天，有个倒霉鬼才被打死了，你现在就是去接替他的位置。”安格斯答道。

我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瞟克里斯塔，她站在镜子前梳妆打扮，看起来好像与平时无异，但她眼神却泄露了自己的不安和紧张。我能在镜子的反光中看到她忧郁的眼神。

为了不让克里斯塔担心，我假装轻松地说：“哦，一点都不危险是吧！你说的是文书工作？”

“开什么玩笑！伙计，我说很危险，非常危险！今天早上我还被敌人攻击了，车窗的玻璃上都是弹孔呢！”他停下来，歇了口气，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现在克里斯塔在你边上吗？”

“是的，她在呢，她要我代问你好，谢谢你帮我找了个好差事，算我一个！”

在做市律师前，我曾去坦桑尼亚做过一段时间的安保工作，负责指导当地人如何守卫一处水泥工厂。为了让克里斯塔安心，我向她保证我去伊拉克干的活儿和在坦桑尼亚一样安全，还会有可观的薪水，大把大把的钞票！对于家属，我的态度是，危险的方面没有必要讲给她听。如果她不知情，自然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斯巴达”，这个任务就和CQB/CQC^[3]或乘车执行安全保卫任务（通常称为PSD任务）一样有趣。

伊拉克就像一个传说。基地组织（Al-Qaida）策划实施的用两架客机冲撞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伊拉克以这样不堪的形象被载入史册。据我了解，大部分美国士兵都把伊拉克战争看作了雪耻的报复。而这一战争其实也影响了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油价不断飙升、中东地区的和平问题、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人民与政府间的信任危机。在英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上百万的人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游行，抗议政府出兵，但布莱尔、贝鲁斯科尼和阿斯纳尔却置若罔闻，执着地紧跟布什的步伐，出兵伊拉克。

个中原因扑朔迷离，不得而知，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和以前的战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在三周前的一个清晨，正当我匆忙洗漱收拾，忙着去赶八点十分的班车上班时，手机响了。接通电话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我的老伙计安格斯的声音，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预感某个改变我命运的事情将要发生。安格斯是我在惠灵顿公爵团服役时的战友，他曾是一名步兵军官，身材魁梧，肌肉结实，有着一股子苏格兰人特有的冷酷无情。他打电话时，干脆利落，从不说一句废话。

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他现在正在伊拉克的“斯巴达”公司效力，问我是否愿意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在一个星期内赶赴伊拉克和他做同事。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召唤犹如指路的灯塔

[3] CQB: Close Quarters Battle, 近距离战斗，是各国军方及警方的突击队、反恐怖特种部队等特勤单位配合当今的环境需要发展出来的一种团队战斗技巧及战术模式。这套团队战斗技巧和战术与传统的野战、丛林作战完全不同，多应用在敌人指挥部、大楼、民宅等室内环境，但并不是所有在室内发生的战斗都称为CQB。

CQC: Close Quarters Combat, 包含了在广义的居民区（乡村和城市）环境下的格斗、巷战、狙击、爆破、伪装以及CQB。CQB只是CQC的一部分。

哈哈，现在我要重返战场了，心里乐开了花。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东跑跑西逛逛，疯狂地着手准备在伊拉克可能用到的装备。我去陆军海军剩余物品物资商店弄来了工具箱，还买了几个手枪用的皮套，这在伊拉克可是紧缺物资！还买了几件卡其色的衬衣和裤子以及两双沙漠靴，这种没有任何装饰、厚橡胶底，粗针大线手工制作的靴子非常适用沙漠行走。当然还别忘了为自己准备一个手电筒、电池和容量惊人的背包。

我和安格斯又通了一次电话。他告诉我现在安保人员的伤亡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被友军，即盟军的小分队误击的。

事实上，美军进行的是一场他们永远无法获胜的战斗！在美国本土，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铺天盖地地吹嘘这场推翻恐怖主义的战争进行的多么顺利，美军的战果是多么丰硕，但是这一切不过是虚假新闻！正所谓一个敌人被打倒，千万个敌人站起来。而这些前仆后继的叛军，在此之前可能就是一个平民或某个部族男子，他们在亲眼目睹亲人被美军误杀或当着家人的面被美军搜身后，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叛军的队伍。

美军好像非常健忘，包括一些美军将领和石油工人。他们忘记了自己来到伊拉克的目的在于赶走邪恶暴君萨达姆，移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而非占领这块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储备国！我们这批安保人员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重建伊拉克并给当地人民带来安全。

我认为，正是基于重建伊拉克并给当地人民带来安全的伟大使命，美国国会才批准在第一批八百七十亿重建经费中拨出百分之三十用于伊拉克的安全保卫，从而在我抵达伊拉克时，才会有多达一万五千多名安保人员齐聚伊拉克。在安保人员中，有大约一万人来自英国，分属不同的安保公司，除了英国人以外，安保人员中还有前美军特种部队队员、澳大利亚人和南非人，虽然没有法国安保公司，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前法国军人的身影。每个人都认为伊拉克之旅是一场冒险，踏上伊拉克的土地就如同开启了《现代启示录》（越战电影）。

毫无疑问，到伊拉克执行任务的安保人员数量还会增加，负责重建工作不佩带武器的平

民承包商数量也会成倍增长。在当时，受雇于美国哈里伯顿公司^[4]（Halliburton Company）旗下的KBR子公司就雇佣了十万工人在伊拉克负责战后重建。值得一提的时，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曾在哈里伯顿公司任首席执行官（CEO）。战争成了利己的工具。

萨达姆在位期间，驱逐了基地组织和极端的伊斯兰教徒。现在，萨达姆垮台了，他们便成群涌入伊拉克，聚集在清真寺祈祷，陶醉于圣战的激情中不可自拔，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了圣战的殉道者……伊拉克即将陷入极度的混乱。

时光如梭，转眼就到了十月。酷热的天气稍有缓解，漫长的夏季也将结束。但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直有种预感，伊拉克的混乱并不会随着酷热的消散而平静下来。

初到伊拉克的两个星期，我都在忙于为自己配备武装，什么样的武器和装备我都来者不拒，这种对武器的渴求贯穿于我在巴格达工作的十八个月。我们配备了四把勃朗宁手枪以及两把奥地利格洛克(Glock)手枪。格洛克手枪是一种非常招人喜欢的自卫武器，在南非享有极高的声望，因此拿到这种手枪后，我的南非同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还得到了埃及仿造的RPD轻机枪，这种机枪设计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首次投入实战，在古巴革命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也曾使用过。我们对RPD轻机枪进行了一些必要改造，首先拆下了机枪上的双脚架，以减轻重量，将枪托削去了四英寸的长度，取下枪管，在导气活塞处预留了四英寸的长度以保证气缸内有足够的压力来推动枪机。本来我们可以得到威力更大的PKM机枪，但由于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身处封闭狭窄空间和车辆里，该机枪的体积稍显笨重，并且我们认为在巴格达市区巡逻对武器的战斗射程要求不太高，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RPD轻机枪。我们还试了一下伊拉克生产的AK突击步枪，发现这种价值一百美金的廉价武器实在无法给人带来信心，于是选择了罗马尼亚和其它东方集团^[5]（Eastern Bloc）制造的AK，每支卖价三百五十美金，但精确度确实更高。就像德国人喝咖啡要选择品牌一样，作为经历了战火洗礼的老兵，我们也细心品鉴和挑选着自己心仪的AK武器。

伊拉克军队所获得的军需品足以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号称世界第三大军事力量的部队会在短短三个星期内被盟军击溃。当这些伊拉克士兵一看到出现在远处地平线上的美军星条旗时，便惊呆了、石化了，急不可耐地扔下手中的武器，心甘情愿地投降了。一位美国陆军上校曾说过，这根本算不上一场战争，简直就像一场由黑人剧团艺人表演的高脚舞蹈，一种娱乐活动罢了。此话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的迅速有效，但并不能当真！说出这种话的人压根儿就没有去过战争的前线！在那里，无数的普通士兵流血流汗，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不夸张地说，从科威特到伊拉克的战线上，到处都是阵亡士兵的尸体。对于这种纸上谈兵，不知士兵疾苦的人，实在应该让他到治安形势严峻，武装冲突不断的萨德尔城去进行几次夜间巡逻，让他真正感同身受。

在美军大举进攻时，只有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和萨达姆敢死队（Fedayeen Saddam）尚能保持理智和体面。这些人都是经过战争洗礼，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中的一些人幸运地逃出了联军的包围圈，加入了伊拉克主要的“抵抗组织”，被伊拉克临时政府称为“敢死队”，对美英联军发动了大量的袭击。在抵抗组织中除去一小部分外籍士兵，其他全部是土生土长的伊拉克人。

我们小组的指挥官谢默斯还在拨打手机。很显然，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因为我看到他猛烈地摇晃着手机。美国微波通讯

[4] 哈里伯顿公司：

Halliburton，世界上最大的为石油及天然气行业提供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之一。哈里伯顿公司成立于1919年，1993年公司所有的油田服务机构合并，组建了哈利伯顿能源服务部，为油气田勘探、开发和钻井提供设备和服务，该公司大约1/2的业务在国外开展。下属有两大作业集团：布朗·鲁特能源服务集团、哈利伯顿能源服务集团，公司业务由这2家公司经营。哈利伯顿公司是北美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巨头，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曾于1995年至2000年担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公司在伊拉克重建等项目中获得了巨额合同。

[5] 东方集团：Eastern Bloc，泛指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6] 舒拉亚：Thuraya，是一个商用地球同步移动卫星通信系统，拥有3颗卫星，设计寿命15年，其卫星网络覆盖包括：欧洲、北非、中非、南非大部、中东、中亚、南亚等11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1/3区域。其欧星卫星终端是全球第一款创造性地整合了卫星、GSM、GPS三种功能，提供语音、短信、数据（上网）、传真、GPS定位五种业务的智能卫星电话。Thuraya卫星通信公司总部设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

公司（MCI）的网络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拥堵不堪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六个多月，直到进入2004年，伊拉克的网络系统才得以建立并正常运作。不得不说，网络的建立和正常使用确实让我们这些来自西方国家，挂念家中妻小的安保人员感到开心和宽慰，同样开心的还有那些伊拉克叛乱分子。

“狗屎！”谢莫斯忿忿地骂到，他的烦躁也影响到了我们在场每个人的心情，大家都觉得心烦意乱起来。“我再试试舒拉亚^[6]（Thuraya）！”他说着，走了出去。作为伊拉克境内最可靠的通讯工具，卫星电话是能打通全球任何角落的电话，任何角落的电话也能打通卫星电话，前提是必须要在房间外，最好是在野外或海上。

赖斯指了指出口，示意要和谢默斯一道出去。我点点头，听着他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我仔细察看四周环境，一切正常，于是我也向外走去，加入了他们。

外面意想不到的凉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股远古的味道，夹杂着细细的沙粒。远处高速公路上汽车驶过，非常嘈杂。但就是在这片喧嚣之声中我听到了鸟儿的鸣叫。谢默斯在一旁捣鼓卫星电话，我的思绪开始天马行空：今晚吃什么？

我们几个一向是轮流做饭，今天该轮到我了。

来到伊拉克后，我很少出现情绪上的波动，看来我比自